強懶代筆 下

強懶代筆卷之二

梅溪處士 著

徐孤青起沈相悅之奴沈相母夫人寡居常以事命杖之翌日唱導之聲頻〻到門夫人問曰吾家外無主人何為有車馬之客耶侍婢曰客為見徐奴來矣夫人招問之起對曰昔嘗納拜於士大夫聞小人之受罪或賜臨訪矣夫人曰然則汝識字乎對曰略解文字耳夫人曰然則汝自今教兒讀書沈相兒時孤青教之輒俯伏教之其後欲許從良孤青曰奴主既有定分若從良則便是犯分辭而不受晩年學行甚高居公州孤青峯下買朱子畫像於燕京立祠祀之朝夕瞻拜今孔岩書院是也其後多以其地諸賢配享而孤青沒後以地卑不許配享別立祠宇於其傍蓋出重名分之意而古之聖賢雖在夷狄善則進之苟有賢德何論卑賤哉康

殿試其弟龍溪為校查同官搜得其兄作燭下讀之曰吾兄今始
大闡矣又讀之驚曰遂奈一句落將奈何其同為校查者亦親友
曰可惜遂以朱筆傍書八字金果以壯元見擢及發其本草朱書
八字遂露盖我國科規恐考官之以筆跡行私試闈收券之後以
朱筆易書他紙又以文臣別定校查同官交讀而互準書於本草
曰校同朱草曰查同而上其朱草於考官而考之藏其本草拆榜
後出而準之例也鎖院中禁墨以防姦故寫以朱筆也事覺後下
吏查之金拔榜其弟与友俱竄金嘆曰吾老而不休使弟与友獲
罪何心應擧遂止科第卽人窮達之機括故係關命數如此金嘗
詠牧丹曰觀於海者難為水始信鄒賞諸不誇晴囱朝日着渠後
開眼東風未見花詩亦可誦足以知其非徒場屋之士也
孝宗朝南谷李參判時楳為殿試考官湖洲蔡判書裕後借落券

一軸燈下盡閱十幅得一券讀之而驚曰此文何爲見落三四讀
嗟歎不已俄而曰以中身受命落矣蓋 孝廟長成之後入承大
統故殿策中借用文王受命惟中身之語以此見落云者槩以文
王五十爲中身 孝廟卽祚不及是年故語 上躬處不可牴牾
也翌日南谷過湖洲〻〻曰今公華掌試取士 國家倚任何等
重事而落券有名作而不收吾只見十幅尚如此則其他可知安
在其委寄之意也南谷曰寧有是理請出其券湖洲口誦其頭辞
南谷曰然此果佳作宜寃擢而只以中身受命四字爲未安終不
敢取甚可惜也因自誦其逐節十餘行或數十行爲之嗟歎不已
前輩之重選擧精考試如此能口誦既落之券何等聰明何等愛
文之誠今世之考官旣不辨攷夾又厭看讀惟以汲〻收殺折榜
爲心文之工拙科之立落一不經意紛紜擿埴畢竟不知其何如

而得爲何如而見屈若使前輩得見今日當以爲何如哉
許筠才華逸發而性極奸回嘗入文臣庭試必欲取壯頭無他強
敵惟車天輅長杠巨筆作引表則不可當入場往見車紙頭已寫
原夫寫得滿紙筠游辭爲言曰此與儒生科試有異引表似太多
事未知如何車曰誠然遂抹去更做單表筠則心中初已揣思引
表良久更往車所問曰嚮者吾意如此故云然周行場中做引表
者多矣我則欲改前見更做引表而既止車校理未知如何車曰
何傷更做引表可矣遂擢壯元其機巧詐譎如此
尹南陽綮少時嘗謁聖科梦遇宿稿批點三句書等三上爲壯元
入場果出梦中所遇之題曾所著者心獨喜自負此科壯頭非吾
而誰遂點竄舊作鍊之又鍊且尹公素善書手自精寫曰當今見
吾券者稱爲眞壯元也時刻漸至諸友左右催之尹公徐曰壯元

在此時刻豈盡精寫字畫畧不搖動倏焉時過驅出士子終不及
呈券而出其後累年成均舘巡題又出其題批三句得三上居首
一如夢中未知其科呈卷則當捷而人事未盡不能得耶抑科事
窮達所係必有前定此特神有以戲之耶
外王父嘗言少時夢入場出表題漢賈誼請遴左右早諭教是時
肅宗新誕賈誼之諭教太子正合時事意以爲必出雖不寫於紙
而心念搆草且告家兄勸潛著以待其後終不出嘗拜伯舅氏道
其事陽坡曰此似是造物所戲耳昔家大人嘗於夢中入科出表
題唐李光弼謝拜河東節度使家大人亦搆思而待之其後終不
出云未知此符神之所戲耶抑科擧士子之至願故心着於是而
偶發於夢耶未可知也
童土尹公舜擧八松文正公煌之子也性忠厚爲文章極力尚奇

或沉思累日雖寒溫書帖不用凡俗文字八松嘗令倩寫答連山太守書令寫謝狀上連山衙下史公曰此甚凡俗不忍寫也沉吟良久書曰復狀上艮衙下復艮卦對及上下對而艮取連山之象也筆札多類此又善草書飛動如生寫時運筆異常其左右飄撇上下騰拏之勢人皆聳觀至今真蹟多藏人家傳爲名筆以其綴文苦澁每赴擧輒曳白其婦翁每誚之曰君雖作珠玉不得呈券何用哉其後嘗一入科場適意通速成精寫畢愛玩良久曰此甚可惜不忍投呈於亂軸中當出而誇於婦翁持歸而不呈聞者莫
冷

李掌令性恒於先王考從叔也平生夢多奇中嘗以正言詣臺忽謂同僚曰吾平生有夢無不中今日之夢必不中也同僚曰何謂也李公曰夜夢詣臺長官自書啓草必無此理似不中也大抵臺

覘未僚寫啓故也俄而文谷金壽恒以大諫入来出示袖草因曰
草暗而長日已向晩我當自寫坐中皆笑金公曰何笑也遂說李
公之夢金公亦笑其在南漢圍城中夢製教文一句曰雖抱白登
之羞僅免青城之辱城中以此頼安下城後須教文用此句云
李仁川徵掌令之子也性豪俊不羈能文章落拓不第已巳前退
居鄕里甲戌後牽復而終不起甞有駿馬驛人買去累年後轉賣
於他人瘦疲不可售李公之子讓錫知其尚駿以綿布十五疋易
之數月善喂便復舊驛人載綿布五十疋請買公謂其子曰此馬
雖駿如舊自初賣時已過六年其年已老不可取多價只受買来
之價而給之可也俄而驛人請辭縷縷稱謝不已曰郎君還其價
十五疋天下寧有如此廉士夫乎盖其子初受五十疋以父教不
得已還其十五疋驛人猶感謝如此也公聞之召其子大責只受

十五疋而還其三十五疋又嘗以其婦家分來之田給庶妹其卓
犖奇偉之行可傳於後者甚多嘗於乙亥丙子年間邦內大侵米
斗百錢隣有巨富載稻三百斛泛海路賣於京者公嘗與其人友
善臨行來別公問曰吾家外方庄穀三十石有至京者君須留與
我三十石準其數推於京第公信義孚於鄉其人不疑即載送三
十石請受書推於京公曰吾子在京君又親往以吾言推之其人
至京問其子其子曰元無在京之穀其人歸言其故公曰君與我
隣居幾年豈不知我家無乙亥年稻三十石乎君稻三十石我則
無用處君試思之今年大無中外積屍如山四隣之民飢死相繼
君載穀三百斛賣京不以一石救隣則將何以立於世乎一村之
民將何以處君乎吾於其時據理直言則君無聽理故以權辭瞞
之而不知我無今年之穀何其蒙哉因擲一通文簿曰覽此可知

以君意給之此事為君非為吾也蓋於其日發船之後招集村民
量其緩急斗〻分給而錄之也風流之篤蓮可想而愛人以德之
意亦可見矣

寺正洪公萬選氣度温雅心事坦白眞金玉君子也文亦爾雅自
少有聲場屋屢屈公車遂沈于下僚性又恬靜淡於進取有孝友
至性其母夫人年過八十事之以愉色婉容其弟洪埼平萬迪之
喪余嘗往拜公相對猶泣涕汍瀾是時公已年迫七十過葬已屢
月其至行可見公眞淳無表襮与人言誠意藹然〻而無子以埼
平公伯子重耈為後天道不可知也重耈余中表弟也

霞谷鄭公有一子曰厚一〻〻曾於三年年前喪其獨子其後十
餘年前娶生子四歲頃拜霞谷〻〻曰頃年吾不能保一孫洪士
中与人書曰豈有人如士仰而無後者吾今幸有孫矣余答曰人

如士中而無后天道其可信耶霞谷亦為之嗟嘆（士中洪公字 士御霞谷字）
李正寅赫春田李尚書子也性清純仁慈襟懷冲曠每作郡推誠
待物專務慈惠不用刑杖而吏民化之其在大興常叅禮家廟時
傍人指其靴曰靴太弊何不改之公曰初不覺悟當改造出而令
吏覓皮於官庫招給匠工數月忘而不推又於拜廟覺而招匠問
之匠曰初無受皮造靴之事公曰汝必忘之歸見甬家皮必在矣
其匠俄持一皮來謁曰小人果受此以去頓然忘之尚不造納死
罪死罪公曰人之忘之也何恠今須造納其人出門垂涕語人曰
如許賢使君何忍欺哉其在羅州值飢歲分糴時民無紀律闌入
攫取公同之置米樓上而分之嘗夜自內出外舍侍童着公寢冠
入卧衾褥中鼾睡公以足蹴抵之其人驚起出伏窓外公命進寢
冠其人忘其自着撈手搜之公曰在汝首始脫而進之其性之寬

裕如此居官至清解歸子孫皆窮餓雖然在羅州時遭乙丙大凶
月捧米多載稅舡送京徧救親戚之飢餓將死者
柏谷金公性忠朴質慤且以其無心故事多神通與許積為遠戚
積之未敗金公嘗一造其家其子堅有疾蒙被臥其側公指問為
誰許曰賤産因開其被而示之公一見大驚曰此逆賊也君家必
以此亡矣即起去金公与先王考氣禀截然不同而自少有通神
之契世皆稱神交曾於辛亥先王考居留松都以疾捐館而金公
時在槐山前知喪事其日適值生朝盃澤不御酒饌可異也
柏谷金公外方奴僕有巨富者有一子年方十四公篤老後子弟
許其奴來贖公嘗閑坐有人以數馬載綿布屢百疋至者公驚問
曰何為而至也家人具以對公即招其子曰奴有富者既令納財
而贖之則吾雖老尚在世汝輩宜告我而為之因招其奴問曰汝

欲贖子則吾雖老家長也必受吾手蹟乃可且年老家貧無以為子孫計汝既吾奴富有財宜勿辭而多納奴叩頭曰小人家計甚富無所不足只有一子當依所教優納公因伸紙把筆問曰汝子年幾何對曰十四公曰一歲將以一疋磨鍊我之欲心如是太過雖如此汝不敢辭仍以十四疋許贖手書以給其餘皆載馬驅出洞口外延豐士人柳雲瑞為余言如此余嘗宰恭仁時有村民來告曰有一兩班十餘年前許贖奴婢今又忽然來到覔其奴不得侵及村人余素惡贖奴更侵即送人捉來問之即士族而其時方伯之遠族十年前贖奴婢三人而一人各受五百兩受一千五百兩又得方伯之勢而更侵遂重治逐之何其與柏谷相懸也

丁監司彦煌婚席見其夫人貌不美心恨之入室欲聽其言以試其為人先問其名夫人斂衽而對即言其名丁曰處子婚席羞澁

不敢納名例也何許婦女初問即告其名夫人即低眉歛容從容
告曰人士相遇於道旅亦相通名况婦人迎婿將托百年既有所
問何敢不對辭理雅正擧止雍容自此情遂篤云
晩沙沈相國之源前夫人有高識卓行晩沙嘗以暗行御史未及
復命而遭艱有一邑倅以錢布為賻者晩沙令受而納諸內夫人
令婢送言曰某邑即暗行道內尚未復啓而受其道守令之賻似
有嫌公未及照管故敢報晩沙瞿然謝曰果不致察若非警發
乎誤受感謝無已云沈公嘗欲卜妾而不令婦人知期日權辭適
他將出索袍夫人以新袍進晩沙問曰新袍忽出何也夫人笑曰
既欲見新人寧着舊衣沈公問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偶爾見知而
造待也遂為之報罷不果往晩沙家貧昕夕不繼夫人輒自供給
家長而不能自食常以髢貿白屑時時自食莫知其為何物審之

乃米糠也其後晩沙出入時其妹婿某人来访请見夫人延見其人乗其無人逼之夫人大驚急呼人穫免晩沙還夫人曰婦女遭此變雖不汚身亟人之近逼吾衣何以生為吾欲自盡晩沙性亦嚴正故但荅曰夫人言不為無見遂自裁夫人之令德如此而家貧糟糠不厭又無子嗣遭値亟變亦不淂考終節義則卓然而命道之不幸吁其可傷也

鄭叅判鑰之孫漢柱呉挺昌之壻也新婦以曠世絶色名及其于歸之日家人莫不驚動衆口嘖〻不已至其現舅姑鄭公見其姿色動人照暎左右不似人間人大驚不受拜入室閉户而卧曰吾家將亡矣婦女本不以姿貌為貴况絶世之色豈能保其有德有福不知吾家將有何事而如此非常之人入来因憂嘆不食者久之其後呉挺昌獄事出鄭公嚴加斥絶出其女使其孫隔絶不淂

不得往來其女絶昬定配亦不許往見其孫內外情愛異常病狂不自堪遂潛自脫身往見於中路其女血書其衫而自决漢柱後登第官翰林陞六而夭

申學字學倩留守鑑之孫象村欽之姪孫也落拓不羈善醫術炎乎通神一見面一聞聲知其人之死生左議政趙公師錫少而遘疾將死申爲中表兄弟故懇請來見但坐廳事開户一見其病即陰証傷寒即令煑獨蔘諸醫閧然以爲壯熱服此必敗申公張目叱罵令煑頓服即走出不顧俄而病劇已至屬纊之境遂灌以蔘汁既絶而復甦是時至有傳訃而致賻者云李副學之恒夫人申留守之女也申曾於歲首往拜其姑母李副學夫人適有李家族人歲拜者夫人當门而坐客坐廳事申偃卧房中聞客与其姑母酬酢之言申從房內厲聲曰廳中之客未知爲誰而四月將死矣

夫人問其元朝作不吉語輒呵之曰此兒狂乎因慰安其客〻亦
知其歲名故但強笑曰此是申生貧乎遂辭去副學之孫留守震
壽即余姑夫是時年纔十數歲問曰儀者救之言可異何不命藥
而活之申笑曰此兒奇哉欲活人乎取醫鑑来適家無是書李姑
夫年幼不得自主張借来長者未有聞其言而為地者遂因循更
不提問是年四月其人果死其後問於申答曰其人患疝痞已形
於聲音計其日月似當於四月間疝氣逆上至頭則必死故為言
云李姑夫嘗為余言其人適遇神醫而不問可生之道其死宜矣
申公頗傲世不事修飾嘗与尤菴宋公善而宋公輒以俳優畜
之一日申忽正衣冠着行纏賚刺往謁宋公驚怪倒屣迎之申公
妍視媚行過自矜持入坐低眉微咳拱手而謝曰從前性多躁暴
長為習氣所牽半生過了醉夢間自今思之心切痛恨今乃恍然

覺悟頗息黥補劓庶不至於虛生天地間望先生悉憐而教之宋公大喜嘖嘖不已曰吾固已料得舅倩必有今日奇哉奇哉因相與論學凡義理精微之與談說如破竹宋公益加嗟賞肅然敬待申公亦半日穩話危坐愈恭辭氣雍容宋公益信不疑日晏申公忽呵欠一聲舒其兩脚箕踞偃臥而笑曰所謂理學如狗脚哉脚痛不可為也其俳諧玩世之意尚可想見而氣岸之陵蔑一世亦可知矣

一自黨論歧異之後漠然阻隔乖激日甚兩邊人未嘗有往來親切者聲聞不能相及惟相嫉惡而已西河李判書徽叙以西人有主論之名故南人無不憎之朴判書信圭嘗臥房中側其子弟少輩會坐窓外題品人物詆毀西河不遺餘力朴公聞之召而入室命之坐曰聞汝輩論斥李某之言何但汝輩吾於嚮來亦如汝輩

之意人必身親經歷然後可以詳知決不可妄循浮議而論斷也
吾嘗久在同列周旋於朝行間伴直　閤中且聽其所言察其所
為讀書之人既有識見性頗正直不為非義正君子人也此後汝
輩切勿詆斥其後朴公之喪諸子以其父有相與之義欲請輓李
公素好詼諧聞其喪語人曰鬼物中亦有猛者能捉去朴奉卿云
云諸子聞其言而遂止奉卿朴公字也朴公性剛毅見人之惡不
能忍耐嘗為嶺南伯威信大行一道慴伏至有書其名而譴瘧者
李公之言為是發也其為嶺伯致歲饋於藥泉南公九萬南公之
紙以空冊餘葉修答朴公見其紙端穿痕慨然駭曰曾經都憲之
人無一簡挾冊葉而修書世道寒心遂以壯紙十卷作簡送之外
王父亦嘗與朴公善朴公嘗曰我則平生未嘗以虛言陳於君父
之前外王父曰令公似應於陳疏時必百拜而呈之可貴也朴公

輾然而笑

蔡湖洲以兵曹堂上入直　禁中嘗永日閑坐有一書隷持壺過庭公問曰何物對曰小人等欲自飲買酒而來耳公欣然而笑命取來使酌一盃而飲之命書吏給綿布一疋明日又閑坐又有一人挾酒壺過庭公笑曰又以為昨日耶今日則吾不為也先輩風流善謔可見治世氣象

朴判書信圭未第時過完山方伯適設大宴朴公以過去儒生叅末席道內閫帥守宰畢會宴罷諸妓紛然受帖於叅宴諸客富宰雄牧競相題給米布有一妓獨不請於守令來跪於朴公之前朴公笑曰我以布衣寒生適會過去濫叅盛宴之末豈有給汝之物妓曰小的非不知此相公貴人前道甚亨願預許優給朴笑而優題其後為完判妓納其帖公笑曰小官不可以盡給〻其半後為

方伯盡帖給之問曰汝其時何以知之妓曰是時簪纓滿座公以布衣與焉儀度頎然秀拔特出於座中諸客之上衆妓請帖諸客競題而公脫然若無所見是以知其遠到云南人一隊自稱坦率專無拘束樂放縱憚繩檢自放於禮法之外尹判書以濟平生喜謔浪醜悖之言不絕於口以此為能事而名於世朴判書信圭與尹甚善每相對輒以醜惡無倫之言相酬酢鄭參判鑰朴父執也常時朴每下堂迎之一日凌晨詣朴鄭公時為兵曹參判下輩傳呼某令公來時尹方為刑參朴聽裡誤聞兵參為刑參卧不起到閤外亦寂然鄭公心怪之俄而朴從卧內大唱醜談一遭鄭心駭之徙戶外還歸朴以為尹來必以醜言相酬寥寥無聞又以醜言辱之亦無應者從者云已去矣朴問而知之大驚促駕往謝鄭公凝然正色曰國家不知君輩之不肖舉而置之卿宰之列官秩之

隆何等地位觀瞻於人何等尊重乃以醜悖無倫之言喜相酬酢與僮廝養稍識倫理者所不忍污口之言藉諸口而不知恥受於人而以爲常其辱搢紳愧冠巾當如何哉我豈不知君之醜言非所以發於我者而聞來不勝駭愕相見之意索然而歸矣朴公但僕僕謝罪自此其習少戢

黃別坐渼介川郡守大進之子居在灘墅切隣習拜於先王考先王考愛其貞固秉銓時爲之推轂筮仕而先王考下世後二十餘年過改葬之禮黃年過七十冒極寒來留山下董役致疾而沒其一心貞潔夷險不變如此亦嘗獲習於完南李相國厚源嘗言每進拜相公曰君欲得扇乎因於卧處引手陪壁藏扇多積於其中以手摸擦不計多少不問美惡盈握而擲之或四五柄或七八柄或美者多或惡者多矣相公亡後其胤子給扇則輒四坐張一扇

扇之還摺而置之又張一扇如是者四五終給一劣扇其父子覩
摸細大寬苛之不同如此云
朴僉樞曔書雲老師也精於測天且能深泥有識鑑居在安山安
山即外氏承梓之鄉世居近村来往納拜於外曾祖冢宰公心知
外王父兄弟遠大之器而尤托契於外王父外王父嘗言癸丑秋
在安山庄墅一日夜卧聞朴君携杖曳履之聲俄而入座累唏不
已曰此將奈何此將奈何余蹶然起坐曰君有見星象否朴但長
吁不言余曰曾聞天象之告祲兵喪難卞云若是兵象自古安有
不被兵之國君其驗之否朴掉頭曰非兵也相与嘆咤而去翌年
甲寅春 仁宣大妃上仙余遇於哭班擧前事而歎曰君之術精
矣朴又搖首曰非也若驗於今日豈非幸哉 大妃之喪雖臣民
普慟何至關係於社稷是年秋 顯廟昇遐其術之神如此爲教

朴臨終托其子孫於外王父朴有子春阜外王父視之常如親戚己巳以前官位已隆顯至主中兵而終不敢以私情通諸仕籍甲戌大拜後為太僕都提擧洛河屯田監素饒號稱潤屋之窠差遣之際公曰昔日朴君嘗托我以子孫吾豈忘之雖然吾終不敢以私恩沾丐其一命只是按節外藩以褊裨携往而已昔嘗為太僕提擧而吾意非都提擧則不可擅除差人曾不破戒今差官出於吾手不先此人而誰為遂除之公之至公至愼而不忘舊愛如此後春阜得仕為注簿賛儀云

鄭善甲　大明人明亡後流轉至東國因老死於我國性淳謹初來時如啞人累年後始通東語而年長學語故至老猶訥澁亦嘗納拜於外王父公每與之語頗能道　中朝故事公嘗曰每聞江南樂悵不居於蘇杭間也對曰所謂士大夫平居便身樂生豈有

如此國者乎中原士大夫与平民無異糠杭雖曰勝地惟苦無樂
耳公嘗在外兄鄭相國載嵩座上吾甲来謁公謂鄭公曰此是
大明遺民来居我東事甚希貴且貧無以為生宜可存恤吾兄弟
俱在膴仕願賜涸轍之資可乎鄭公欣然許之遂各書帖以給之
鄭公書綿布三疋公書白紬五疋是時鄭公為户曹判書公則見
帶御營大將公笑曰兄長度支主管之富饒豈与弟比而何其反
小於弟耶鄭公笑而加給二斛米公歷官内外氷蘗之操截然人
不可及而非有意於砥礪只是平生處心惟以公家之物斷不可
私用為意故為御將二年自初至終力辭不得畢竟七牌不進待
罪金吾　肅廟震怒命特除嶺南伯督令即辭公數日内往赴不
及修重記即以該任時出納財簿移送遞代大將使修重記二年
内將士例費外只有給善甲白紬五疋他無尺寸私用者

外王父嘗爲嶺南伯時都事因事杖巡營〻吏備禪葦以無嚴來告公曰都事吾之郎屬營吏吾之胥吏郎屬治吾之胥吏事理之當然庸何傷乎可以見其包涵廣大表率百僚底氣像即今京外官莫不以偏護吏胥僇從爲事譊間肆行到處生得失同僚上下官或多以此不相容其視先賢之言如何哉

外王父嘗出宰仁同時行過嶺南涉大川是時霖雨川漲先渡坐憩岸上從者追渡有一過去行人誤涉漂沒浮而流下將死公令從人健壯善游者急入拯出其人既出便是死而復生而無一言謝其拯出者去而不顧人皆言其無狀公笑曰此安知非異人而以爲人之救人理之當然何謝之有云爾也

李楊州元龜即余姑夫留守李公震壽大人也其宰慶山時嶺南途中過涉大川先渡坐水邊高處以待一行之齊到有一行人渡

來李公目見其狀異常指而問從者曰彼何物從者曰有人越來
矣李公曰非人也歷問他從者皆曰人李公遂人捉來官人立川
邊待其涉川捉其人遂告曰此人也李公使之捉來官人執捉來
及到遂掣而逸走乃大狐也於是衆人始見其爲狐也蓋能掩衆
人之目而不能逃李公之目必是李公精神自別於衆人而然也
李公曰吾亦初不知其爲狐只見其狀殊常決非人形云
陽坡嘗語許積曰長興坊洞口坐市女人去夜作夫君知之乎許
笑曰公每發此可怪之言吾何以知之陽坡笑曰每過時連見其
女以寡婦修飾鬟髻衣裳靚粧已知其有誨淫之意今日見之束
其散髮着垢衣而坐面有羞態必是已嫁而愧心生焉此係人情
物態意君深於事情似或知之故問之府吏有居其同閈者公招
問曰某路邊第幾肆第幾坐市女去夜再嫁汝知之乎吏曰此果

是洞中某人之妻其夫早死父母憐其早寡昨日果嫁之云其於耳目所及不放過洞察敏悟如此

陽坡為湖西伯有少時親友老而不第為督郵者臨科請暇題狀曰以察訪詭恠之文决無淂中之理落榜後即為還任外王父為嶺南伯徐徐領相文重為尙州牧使請試暇題曰應榜後即為還任徐公淂題有喜色其科果占壯頭云

陽坡湖西伯時嘗曉起如廁知印者與公之所眄房妓淫於公寢褊裡覗之急如廁屛左右告之陽坡大笑曰此豈來告事耶戒寔眄其所狎褋何嘗婬吾所眄竟不問公之度量可見近世方伯師臣以儀人之竊其寵姫至有杖殺者其視公何如哉

崔寧越曾膳即水竹鄭公之壻也於陽坡為姑夫其姑母貧無以為生時陽坡隮緋玉之列使之為乞一縣是時崔完城鳴吉為銓

長陽坡於完城年輩雖少別有知遇之感即往見完城曰今日則
有功緊仰請者來拜耳完城曰何謂也陽坡具告其由完城連呼
崔魯瞻殺沉沉吟良久曰某以無似受　國厚恩致位至此誠無
才德可效消挨寂是守令職雖微為任至重生民休戚係焉我有
一段經緯於心者必於守令擬望時權衡於自心〻〻雖不可明
知量其為人足以優為字牧之任然後始乃擬望欲以此報效
國恩之萬一如崔君反覆思量未能曉然知其善為令公平生無
所請偶發一言不能用甚缺然幸為我更敎他人嗚呼盛矣此所
以　仁孝之際國家治平民生安樂掌銓者處心如此則民安得
不安國安得不治大抵為國之道無他只是擇方伯守令而已昔
蘇東坡著司馬公神道碑所以論述相業者不過曰擇方伯守令
凜〻向至治矣自今掌銓之人自　肅廟朝以來無一人以為官

擇人為心者紛競成風請托公行已自一命惟視形勢之輕重干
囑之際歇而用之一通仕路則節次推排取守令如已物而就其
中又全用私意而局面屢變當局稟難故當之時汲汲然如恐不
及惟以及此時汲引親戚私昵為務為官者人多窠少一得至難
故又汲汲然如恐不及惟以及此時剝民肥已為事因循積久非
一朝一夕之故以至無可奈何之境今又將遺曠古所罕有之大
侵民皆流離死亡餘者只是兩班與中庶輩強剛之類而已所
謂小民殆無孑遺若是而未知終至於何境也足令人痛哭
外從祖判書公為亞銓時有親舊從南中來者坐定公手抽縉紳
案歷指而問曰君新從下土來某邑某邑守令治績何如其人曰
何問也公曰此皆吾獨政時所 除若不能善治則便是自家誤
擧貽害生民心常耿耿不敢忘故問之耳嗟呼今之為銓官者能

有此心否乎
洪判書受遷歷大冢宰後爲度支凡自　內入之、物一並啓達
防塞積忤　上旨一遵度支曳不收用防塞宮中之私用以裕國
財所慮者何處忠不見知反遺廢棄如此則佞諛者安得不進乎
不念一己之利害堅確剛果如此沒後環堵蕭然令人可敬
土亭李公之菡　宣廟朝隱士栗谷白沙而公多有稱述許之以
一代名賢其人可知氣志如神才氣絕人旁通技藝妙解堪輿嘗
兄弟求山占得一穴、前有古塚土亭則以爲當遷其冢而用之
其兄則曰何可毁人之墓而葬親相與爭論不決日暮罷歸山中
無村落徊徨莫知所之夜深望見村火而往投及门村人迎拜若
待候者李公曰汝何知吾輩之來而待之其人指门前山麓曰夜
夢有人着青天翼立此麓頂呼我名謂曰我久宅于近地將爲人

所奪移往他所其人令日當來汝須善待之覺而候之終日無來者心怪之夢兆丁寧決知非偶然茲具夕飯以待公果至矣李公相顧而笑曰神亦許之矣何懟焉遂爲文而祭之移其塚而葬之墓在保寧海邊潮水出入來嚙山根李公以赤手行商取利身致千金築堰而防之既築而壞公又營之咄嗟辦千金再築以完云公居京江上亭欲稍移江水造木偶人械發酷肖人貌擊其頭則唖然而笑植立於水中三江兒童千百爲羣聚石而擊之中則木人輒開口而笑羣兒鬨然日以爲常石滿成陸江水遂移古來傳說如此云世傳李公多才凡於天下事無所不通無所不經嘗欲瀉痼疾穴窓當顱而膆凡幾日而成痼服藥而療事多類此云

芝峰李判書睟光嘗與堪輿人李基沃求山於峽中適値己丑元日於逆旅基沃宿於他舍早曉從者來告曰李教授忽發狂疾以

手腕搏擊戶闌連呼曰這漢〻〻今亦然乎無數狂呼憤罵问而
不答矣李公曰第以吾言招來至則问其由基泛曰平生有憤恨
結中者今遇己丑年庶可以少減其憤故自不覺其歸咷耳曰何
事對曰十五年前李瀅為天官郎忽然名我是時適為人着山遠
出家人以宗往告瀅怒命囚其妻〻子就囚典獄之後債人奔走
尋覓而來告急還往現瀅但曰此近地數十里內求山急覓真結
處來告如是為言而已不交一言不給騎從粮餼不得已圖借人乘
稱貸粮資艱辛奔迸道路必欲得龍虎主山宛然吻合於凡人俗
師之目而其中則至凶大禍立至之處故擇難求得周行匃壁始
得一穴而往告則瀅曰當待吾友登覽然定之所謂吾友即鄭汝
立其後汝立自南中來與之共覽而奠之詐其禍敗之發似在己
丑年间積憤在中默筭今年以待適遇今日自不覺其歸咷李瀅

之禍必發於今年云云是年李潑母子兄弟俱死於鄭汝立之獄術士之秉憤陰中陷人於除禍者不畏於陰禍哉雖然士大夫之恃貲驕恣者亦可以知戒哉

堪輿人李惟獬恃術驕縱士大夫請往者殆不能支堪判書趙公啓遠喪室携往求山凡係飲食供奉惟令是從其恣益甚入窮山深峽中從者来言李教授云必得秀魚膾乃可喫飯趙公忍耐不任大怒使人拿入數之曰汝若索胖膾則或可即取村牛屠殺作膾坐此萬疊山中秀魚膾何以得之吾非為親求山乃為妻喪也何恤汝哉遂削其兩鬢束縛於山中松樹而去人皆聞而快之術士之驕者亦可以知戒矣

堪輿之說宋以後大行朱晦菴蔡西山篤信之我國自羅麗亦多尚之古来傳說甚衆鄭公賜卿文翼公之祖考於陽坡為七代祖

於外王父東山尹忠正公爲外八代祖以直提學出爲晉州牧卒於官其胤子東萊君蘭宗扶櫬北歸未及踰嶺公在晉育其邑子一人留置東閣與諸子共業隨喪而來到龍宮地其人告于東萊曰我受先公厚恩無以爲報我適習堪輿術若從我言當薦一山以爲自效之地東萊告于其大夫人大夫人曰倉卒遭喪變葬地未定其以門客受恩必有誠意適又知其術豈非幸耶依其言求之可也其人云雖於此地可用否東萊又告其大夫人答曰雖還近畿舊山已盡若得佳處雖遠何傷於是其人與東萊登一麓指一穴曰此地當世出卿相穴處安一金井東萊曰他人既欲營窆開土安井奈何其人曰此必不用若是當用者豈可破土而無守者必卽撤去俄已果撤去遂始役於其地其近地人士多會而觀葬皆言此是自古流傳之吉地但以長生破人不敢用其人曰長

孫雖或微而爲龍宮座首其他當作世々名公巨卿所得不用遂
決定座之具後一如其言自文翼公後七世八公公相以下不可
數雖漢之袁楊不可及而長派遂微方爲龍宮品官云
沈舍人順門即青陽君之曾大父於余爲外八代祖燕山朝殁於
甲子士禍當赴朝衣朝衣被刑諸子忠惠公以下皆稚弱扶櫬行
至通津甕井里過小麓峰杠忽折倉卒不知所措倚柩道傍諸子
呼哭適有老僧携一沙弥少憩道左其沙弥言于其師曰彼棘人
輩可葬仍以口指之曰彼山許之可矣其僧張目叱之曰勿妄言
行中小婢便旋林藪中竊聽之急告于忠惠公是時忠惠公猶未
長成急出來及鞍馬驟騎追之踰一嶺僧方行矣亟追及下馬伏
於路左而泣懇僧初若驚駭且答曰過去僧何所知公其道其狀
懇乞不已僧熟視良久仍与共登路傍一麓回瞻此可矣遂定之

其後大昌代有公卿至今稱爲名基沈氏之從古傳說者如此楸谷聞於其姨兄沈應敎濡而言之且云其沙彌口指之穴至今未知其處云

李屯村集之先爲廣州鄉吏嶺南人有爲廣州牧使者善堪輿嘗因出獵登南漢山城望一穴賛嘆不已曰我若京城人豈不葬此雖然初頭當有患難我若當之則庶可得免他人難乎免矣是時屯村之先以貢生隨從聽而領之其後貢生遭其父喪葬于此地未周歲忽有過去乞人無端揶揄作擾其人以手觸之忽仆而斃有丁壯者三人稱其人之子齊到告官成獄貢生被逮拘獄將死從獄中謂其子曰往者陪某使君識此穴是時使君云有初年之禍而以爲我則可免云云如今似或在世汝試往請敎其子馳往嶺南訪之太守年老而猶存仍自稱廣州某吏之子具告其由太

守曰我老不能記而似是甚方有竊峯恐有狐魅之禍當時有所
言矣試求猛健獵狗與訟者相下時牽入訟庭貢生之子如其言
牽健狗三頭同入一犬各噬其訟者一人皆老狐也獄遂解至今
廣州之李代出卿相而其墓則失而未得云
讓寧大君　英廟之兄也嘗呈告遨遊於關西　世宗別時申戒
女色大君祗謝　恩命而去　上命關西守臣大君如有狎近之
妓使之馳傳以上大君奉　聖敎預飭列邑屛去房妓方伯守令
既奉　上命故募得美女百計揶揄大君至定州有一妓素服號
哭遠示其貌大君見而悅之夜使人潛作階逕而招之自以為鬼所
不知夜與狎焉贈一律有曰明月不須窺繡枕夜風何事捲羅帷
蓋道其隱密幽深之意也遂以馳上　上日夜習歌其詩及大君
歸　上迎勞仍曰別時戒色之語頗能記憶否大君曰臣謹奉

聖教何敢忘之即不敢有所近耳　上曰吾兄能於錦綉叢中渼
戒而還爲是喜悅求得一佳娼以待之耳因設宴於禁中令妓歌
其詩以侑鵬大君既夜與昵近初不識其面目聞其詩下階伏地
待罪　上自下階握手而笑遂以妓歸之生子不識其母鄉貫命
之曰考定正令李夏其後也考定正以往宗買魚肉而不好則雖
烹熟還退故俗稱强易謂考定正交易李參議夏嘗與其夫人圍
碁强請還退其內曰君非考定正進賜何爲每每還退乎李怒曰
何可以圍棋之故而罵人之祖耶其後李登第以怒妻摧枰爲題
云
凡戲題之規新及第分館之後例有免新之規夜則着晃服達夜
周行於先進之家晝則會於槐院戲謔終日故各以同僚乎曰戲
言雜談出戲題互相戲作梁司諫應鼎戲題即應鼎賢於其父論

梁自製曰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今應鼎賢於其父則其父
之賢於堯舜遠矣白江李公與韓判書仁及同爲翰林而白江爲
下番各出戲題白江謂韓公曰吾輩相好何可作醜語相辱請各
善作韓許之先作李題無醜語韓娶盧氏故其題曰韓盧辨白江
作辨曰韓大姓盧大姓以大姓合大姓何辨之有請考官爲字々
批點遂作韓犬姓盧犬姓以犬姓合犬姓何辨之有一時傳笑
蔡湖洲字百昌鄭副學百昌嘗戲曰以百昌爲名者君子百昌爲
字者小人湖洲卽答曰王安石謝安石誰爲君子鄭無以答
鄭副學百昌大人之名与余高祖諱同嘗爲清州牧有過僧來訴
曰賣紙資生今日負紙百卷來而見失乞推給鄭曰汝失之於途
反索於我々々何以推給叱令退去居有頃命駕適郡歸路指路傍
古木曰彼何物乃敢偃蹇命捉囚從者曰木也不可囚鄭曰然則

拘留且恐其迯發邑内里民金墩守直夜送人視之無一人守者
都數執閉令户納紙一巻須更積紙數百巻納者皆記其名名其
僧使擇所失紙考其名推其實處捕其盗推給其僧餘紙還給其
民政多類此以善治名光海朝有所謂襞〻曲一時名流聚會或
歌或哭或呈雜戲皆是巫覡招魂之事白江李公為湖西伯時鄭
以管下守令進拜白江与鄭副學親友每呼鄭為丈一日白江問
鄭曰尊丈少時所為之戯幸為我試之盖俗謂巫女招魂之事歸
為魂入而鄭為襞〻曲時能善其戲故白江請觀之也鄭正色曰
使道何為此教也下輩多聚衆目所見處以官貟豈可為此戲乎
白江曰此易耳命辟去左右鄭又搖頭曰何可坐此廳事為戲劇
乎白江遂入室中鄭遂牢閉窓户渾身搖戦呼號若女巫降神之
狀作白江先公李司諫言語動止抵掌談話宛若平生至於夫婦

间私昵之談無所不至白江欲出則門户既牢閉鄭又手扶白江使不得動白江一塲大困一日鄭入見方伯曰以機密事有欲仰白願辟左右白江令辟之鄭即附耳語曰汝吾子也因起出其後白江招年老守令与鄭相親者數人相與閑談〻間曰鄭丈近有病乎諸人曰寧有是理白江曰諸公不知必有病矣諸人曰何以知之白江曰嚮者入見欲有密語請辟左右故依其言辟之向我忽然呼爺雖欲諂於上官呼爺豈不怪哉諸人莫不大笑出以其語戲之曰之以呼爺於上官雖自稱其呼子皆不聽一塲大困

鄭東溟斗卿少時以白衣從事接待　天使臨發往見元原平斗杓不遇藏中有藍大緞一疋持歸作袍着而馳出都門脫給從者典而沽酒題曰長安俠少出関西楊柳青〻黃鳥啼笑脫錦袍留酒肆能令公等醉如泥昭代風流文采可以想見

權石洲韠光海朝聞任疎庵叔英以對策語觸時諱扶撻被謫賦詩曰宮柳青〻鶯亂飛滿城冠蓋媚春輝諸公共賀昇平樂誰遣危言出布衣以此坐詩案杖流之宿於東門外氣盡命進一盃而絶於旅舍其舍門板舊有兒童書唐詩句而誤書其字曰權君更進一盃酒〻不到劉伶墳上土事若有偶會而相符如前定者歟抑有異人先知石洲之死於此舍而書之歟未可知也

權注簿韐石洲之兄亦能詩有人問其詩與石洲何如權曰吾与汝章遊重興水石吾詩曰遊人偏愛澗邊石山鳥不驚林下僧汝章方卧蹶然起曰此非老杜不能文人之不相下雖兄弟如此一日權公行渡漢江大北朝士會而船遊固請同舟權与兒奴共登其舟掬盤中餅味與其兒奴曰迷奴雖如此猶知能愛其母同舟者聞而駭憤欲搆殺之其中一人止之曰緫殺權韠人心多憤何

可又殺其兄遂得止若非此人之言難乎免矣此等言不可以節
操論禍家人哀憤所激不能謹慎如此殊非言遜之義也
祭判鄭公萬和陽坡之季弟也少學書車雲輅嘗問曰先生之文
多少哉何曰吾文似是粳米二百石公曰五山之文哉何曰吾兄
之文皮雜穀並八萬餘石云其意雖自許以精八萬之於二百當
幾何哉
栗谷李先生八歲作花石亭詩云林亭秋已滿騷客意無窮遠樹
連天碧霜楓向日紅山吐孤輪月江含萬里風塞鴻何處去聲斷
暮雲中聲調體格已成晩年所作反不及此可謂天才頸聯以上
氣象遠大而落句短促無乃未享遐年之應耶白沙李公兒時詩
曰釼有丈夫氣琴藏千古音語奇而意深韻亦弘遠如洪鐘大呂
春容有餘響漢陰李公兒時詩曰野濶暮光薄水明山影多可見

其清明秀遠之氣而但少深厚凝重之意二公氣象以此而詩可以想見陽坡兒時遊戲奔迸叔父參判廣敬名謂曰汝可謂狂童以狂童爲題而作詩公即對曰一家有狂童年將十一歲然獨八字好人皆曰爲相此雖不可以詩格論其成大器而享厚福亦可徵矣外王父幼時受學於姑夫湖洲蔡公〻〻命作詩即對曰雲落千山白天高一月明湖洲云若改以天空一月孤其於詩格可謂絶調小兒詩當觀氣象此句可見高明清遠底氣象湖洲所改似不及本文

人在兒時心清氣全詩亦文之精者故古人兒時之作或如其人之氣象或驗前程之長短李孤山存吾大野皆爲沒高山獨不降終符其能樹大節金應教千齡兒時長者置膝呼一句雲收天際孤輪月使之屬對即呼曰風定江心一葉舟其才雖高清高短促

之象可見淸江詩話有小兒詩綠樹陰中更躑躅見者知其兒之
早夭此等詩不待具眼而可知但近世藥泉南相國九萬兒時循
猫呼而過長者令作詩對曰黑猫大哭走此家狹禍生老峯閔相
鼎重兒時詩曰蟬鳴高樹加八執加八即其兄參判着重之小字
南閔兩公近世名公其所作之相反如此余三從弟鳳漢八九歲
時作苦熱詩青山獨無蹊秀色高入天氣像如此而年將五十未
第四五歲時學語而已能成詩或曰窓白鷄群中或曰雨濕花枝
童造語之新警雖老成詩人不可及而及其長只長於科文才不
甚奇其不可知如此李安邊眞洙兒時詩曰青山白馬嘶躑躅思
千里安得騎此馬一去平匈奴可謂前程之遠大近多抹撒而作
人終必能致遠也雖然古人之有詩鑑者不以凡眼着洪忍齋暹
逮繫被杖以爲已死而從金吾死門出故世傳洪相之於金吾堂

上郎廳之門罪人死門皆能出入者也是時傳爲已死蘇齋盧相守愼曰此人決不死吾曾見其月課詩淸猿啼不盡送我上危灘必當遠到無疑金昇平瑬見吾先祖考詩酒盡沙頭金屈卮那堪送客獨歸時扁舟暮下西江雪寒襲重裘醉不知曰此人當至大冢宰大學士沂川洪相國夏以四十窮儒作詩曰乾坤縱大身奚適書劍無成鬢欲絲昇平見之曰此人必當作政丞正所謂別有詩鑑非凡人所能及也

文谷甲寅後被謫途中詩曰尚喜華山千丈色淸光依舊滿郊畿外王父見之曰必能更做其後果以首相當國藥泉戊辰秋被謫留別詩曰問子何時東訪我瀛洲欲定膽鯨期人亦知其更做西坡吳公道一謫中詩曰支頤終日掩柴關天末誰憐燭影寒白髮千莖從妓俺淸詩一字賴僧安任他謫客猜强敵堪笑贋伕怯炎

彈時序已道羈抱劇乱離秋意已林端雲谷李兄究佐見此詩以為必能更做西坡没於讁中李大提學德壽庚戌秋來訪云趙叔章頃年赴燕時詠琉璃瓶中五色魚云壺裡乾坤一句深涵容猶淂任浮沈傍人莫遣窮鱗覩滿腹三湘七澤心余以為此詩前途雖亨但其心止於三湘七澤而不及於海必難入相云矣余言不中優入台衡云叔章右相趙文命字是時新拜相故云

孝宗以甲子日昇遐永安尉洪公柱元作輓詩淂憑几日回周甲子易名尊並宋淳熙之句李判書殷相來見曰此句乞与我永安第叅議桂國在傍曰吾兄今要詩名何為顧与此第蓋內外兄弟故也李遂用之

洪處士宇定丙子後止科不仕每着穠笠黑衣為賤者之役　朝廷收用為大君師傅不出嘗登寒碧樓書諸楹間曰宇宙一男子

清風寒碧樓憑欄發長嘯江月五更秋遙中有詩曰霜落江鄉客意悲西風吹送鴈差池蹇驢齕草時顛石童僕行歌或誤岐野水夕陽羣鴨浮山莊小碓一人宜每年是日常經過遠樹疎林箇々知三十年前余聞人傳誦如此未知其有子孫能傳遺草否

寒碧樓有李詹詩仙人腰珮玉擬々來上高樓掛碧窓入夜更彈流水曲一輪明月下秋江中原池閣有忘軒李胄詩池面泥々水氣昏夜深魚擲桃邊聞明宵鼓枻驪江月竹嶺參天不見君驪江清心樓有圃隱詩烟雨空濛滿一江樓中宿客夜開窓明朝跋馬衝泥去回首烟波白鳥雙騎馬東西底事成秋風汲々又南行驪江一夜樓中宿卧聽漁歌長短聲榮川客舍有圃隱詩携家草々過龜城遥旅無人識姓名身世險巇雙鬢改明朝又試嶺頭行皆警切也

安東士人金昌文少有絶才有詩云唐虞事業日當儒風而乾坤
梦寂寥春到碧山花鳥語太平遺像未全消其詩贈叅嶺南未達
而夭其弟昌錫亦以詩畫筆三絶名登第僅至坮閣而沒云
外王父嘗言王昭君詩莫以丹青怨畫師毛生爲計未全疎當時
若在君王側漢室存亡未可知此楊州金某作即余先祖妣一家
人也古人之咏明妃未有此意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爲教其後申
高靈破閑集有高麗人詩亦用此意而詩調頗不及此詩少時聞
於人扶餘懷古詩百濟城邊草樹荒千年往迹問漁郎回舟不答
興亡事流下前江釣夕陽即許姓人作山行詩山君槎牙細路斜
陽溪籬落是誰家可憐寂〻山梨樹不爲無人廢著花不知何人
作雖無名子或有此佳作
金司圃諟園朝名畫嘗遊楓岳縱觀內外山畫意溢於胸襟而無

無画本不可寫歸路至旌旅遇一士人槖中多貯好紙司圓曰吾嘗粗識丹青今觀金剛内外山極欲揮洒而無紙本君若借數幅紙則坐間當揮筆以奉君意如何士人曰吾方往見李玉山欲受其筆携紙以来不可從玉山即界谷弟璐居江陵以善書名故也司圓悵然而去士人往見玉山道其事曰為受公筆行槖多携楮過遊山客自稱吾画而請之可笑玉山嗟惋不已曰縱聞金謳来遊楓岳想其歸画思滿腔有是言也金絶世名画遇名画難遇其着山欲寫時尤難君之遇此而差過甚可惜也君不受金画而受吾書何為遂不寫士人始大恨

尤齋宋公聡明絶人少過山寺僧徒雖過千人一聞其名不忘七十後嘗過一寺同行者請曰公少時一聞僧名不錯今可試之否公曰吾老矣聡明已減豈能如少日其人遂聚一寺僧殆過數百

使之一人鱗次而入各誦其僧名年歲盡其數訖使僧散入而見
之宋公盡呼其名而年紀不錯一人
壬辰後國家被誣於丁應泰是時應泰尚留関西甚秘其事自草
奏本而我國人入則輒藏之國家無以得見其辭語方伯極擇神
聰者為知印入而告飯擧案而進應泰方鋪其草本見其来即撤
而藏之其人瞥眼見其草而出文字断不可識只以其霎然形現
於眼底者凝神静思從其四面寫其點畫盡畫其紙皆成字様按
之遂宛然一通奏文草也人之才分類萬不同其神捷有如是者
外王父嘗聞於先輩而言之
下承旨煨兒時隨其父時屋赴縣其父曰授綱目七八張既學而
出一不開卷翌朝披其書只以手指按其冊張四隅亦不讀一句
誦如懸泉其庶從祖言於其父曰此兒一不開卷而誦之宜督過

使之勤讀其父倍其數授十五六張令其庶叔伺之一如前日不讀而善誦其父大奇之問曰汝能兼幾行對曰一張之內一時畢羅於眼前其父曰我則僅能俱下數行汝比吾較勝矣遂不勤敎後以明經登第且能善文以考官掌試諸士之文多出其手

尹學士繼先兒時隨姊婿上山庵讀書其父托其婿俾嚴課讀尹棲寺之後一不開卷姊婿屢督而終不聽未數月而還其父問其婿曰繼善能讀幾何婿仰屋曰不讀一行奈何其父怒命拿入將笞之尹曰盡讀尚書一秩而來請誦之有碍則受笞未晩也其父敬抽尚書受之洞誦無滯盡一秩無不皆然姊兒大驚曰汝何曾讀一字乎何以能如此答曰每於兄讀時吾豈不時時卧而聽之乎後登魁科未達而夭

趙德輿淸州士人嘗從進士朴泰登求見其叔父朴承旨世樵所

著程文經義七首乞借而謄之朴斬囚之趙一覽而還暗誦盡寫其七篇示朴曰此文傳於世久矣吾謄諸他人按之不差一字

徐文化夢良寧已以金吾郎入直適值　仁顯王后喪入直官不敢離次例於府中成服獄中時囚者同哭於庭止哭後有一罪囚獨哭良久不止徐問曰何人對曰長興武弁為北道邊將以採蔘事二十六人同囚將死此人纔遭其母喪於獄中未得奔哭而將葬故似以私情久哭徐憐之使取其文案見之廿六人皆有可生之道而王府之規堂上數遞郎員雖多不敢贊一辭故例不窺推案因循以度科律轉重仍成久囚徐因問曰經年久囚又有如是者否吏又以倭譯七人以倭館修理銀債濫用將死事對又取以視之亦有可原者徐遂慨然嘆曰古人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有可生之道而獄官因循轉致文法而死則安在其

重獄設官之意哉我則官微不敢干預於叅決當以一疏叫閽以效執藝之諫遂草疏數千言一〻究覈其委折付之生議欲呈之其友婿金相宇杭曰於君有出位之嫌且有妨於前後金吾堂上何不詳陳於判金吾使有擇焉徐遂止李領相濡方判金吾請觀其疏草而徐家在天安故其間適往來其家而留之遂暗記而謄送採蔘邊守及偷銀譯舌俱得不死其後即生兩孫人以為陰報其從弟士人趙鏞言其事且云壬午適往見徐兄令我執筆誦前草謄之無錯經年之後殭記數千言記性絶倫云

趙鏞又云徐文化宰青陽吾適往宿鄭富平治以妹婿歷過良久云親客有妨於聽政宜從傍酬應無滯文簿徐令受民狀而吏迭告殆過五六十張徐方談話而傍聽吏告不題而積置吏誦訖又誦他狀盡其牒遂翻其文軸次〻呼其名而題之鄭笑曰君乃欲

眩能必有誤題取其狀審之一無差錯鄭驚歎
姜月塘相國碩期之麻族在鄉者亦與國舅閔驪陽維重有戚分其人嘗過姜相家來謁閔公曰姜政丞宅亡矣何以言之其人曰我在鄉曲無求於人於姜公為親戚適入京城不可不往謁相公固欣然款待辭退歷拜其胤子坐堂中詬罵曰吾何嘗欲見渠乎鮮聞於外主人既厭見不敢久坐暫叙而來相公家子弟驕人如此安得不亡閔公方卧蹶然起曰汝言是矣未幾姜嬪之禍作云驪陽之子閔相鎮遠云

閔相鎮遠嘗言曾往見李翔談間云朴和叔非通儒吾云何謂也答曰和叔世業頗饒而全然抛棄謾不知事業貧無以自存豈足為通儒吾極欲答以尊丈太為通儒可悶云而不敢發云和叔玄江朴公世采表德

月沙李公廷龜閔判府事冑男俱是庚子同庚又少與同硯月沙早貴位正卿而閔公猶在韋布每與諸友做文會於路傍月沙或過則座中輒指軒車而戲曰君之同庚過矣月沙亦必枉車騎頻造沮戲程工閔不勝其苦嘗與親朋會於矮巷月沙又尋造壁間適有盲人口呼賣卜而過門外者使人招之月沙紿曰此是科儒之會汝先推我命自言其生年日時曰可得今科否盲人推之良久起拜曰曷為誑我病人此命貴已久矣似躐正卿之班月沙又言閔命盲曰此命姑未第而可捷今年之科雖然其登一品當先相公又耆耋過於相公且有一事可異此命必再躋一品諸人閧然曰以今白頭先躐正卿之上必無是理再躋一品尤不成說一笑而罷閔是年登第光海朝累忝僞勳驟昇一品以遠接使到龍灣是時月沙奉使 燕京而歸相遇於統軍亭從人先設座以待

之誤連兩座於主壁閔公府隷踞退月沙席曰我老爺呂高正使相公安得並坐竟設座於東壁俄已月沙至相視而笑曰今日始知盲人推步之精也其後閔進秩爲府院君 仁廟改王並削昏朝僞勲閔隨資爲亞卿年過九旬漸次昇秩又以壽職官判府事而終一如盲人之言

白沙李公嘗雨中閑坐盲人咸順命來謁公曰以何事冒雨而至順命曰苟非緊故病人那得衝雨而来乎公曰姑捨汝所請先從吾請可乎朴判書遾兒時受學於白沙方在座公指而問曰此兒之命何如順命細推而言曰此即可到兵曹判書白沙歎曰汝之術數精矣此兒元来可到此官矣順命告朴公曰甲午年間郎君似當爲大司馬矣是時白沙庶子箕男與朴公同學箕男曰君若主本兵則宜授我兵使朴公笑應曰諾甲午朴公果入中兵箕男

往見不復一言辭出時朴公之庶子小兒在前箕男手携其兒猝曳搏格於墻朴公驚問之答曰我以爇城之妾子與兵判有兒時宿約而亦不相念况此循例兵判之妾子雖生何爲殺之無惜朴公笑曰我雖兒時許汝邦家政格截然何敢以庶孽爲兵使箕男曰然則宜上疏自陳兒時之約不應中兵之命可矣朴公笑曰我識汝意白翎僉使近有窠意必在此箕男憮然曰以兵使之約只得白翎誠可歎亦復奈何竟除白翎

鄭左相致和陽坡之弟外王父之仲舅嘗爲江原監司營下士人家有明鏡數散秩明鏡數未知誰所著而即聚會自古以來生年月日時記其一生所經壽夭貴賤一一錄其已驗之書即 皇朝禁書鄭公借見其散秩若干卷書四柱甚多而兒而夭者無筭輒稱幾歲以瘦化去人生而成長者至難其壽而富貴者千萬之一

鄭公四柱適在其中焉其下書曰宋丞相鄭穀夫之命戊辰秋科
以策登第与公如合符契穀夫即鄭獬字有丙子年壽不永而鄭
公無嗣有妾子兩人穀夫畢命之年鄭公甚不豫而終無恙享年
過六旬無乃大國官位之隆重其享用之盛与小國絶異被其磨
折而然歟
樂靜趙公壯元及第榜下同年例於唱第之前来謁壯頭有一同
年鬚髮滄浪者来見坐定舉眼熟視而笑曰異哉、、育養壯元
而登第安得不老公問曰何謂也其人曰我湖南人老於場屋自
少入京赴擧不知其何年間赴科入京行到振威葛院地梦見一
兒下第而歸初以為偶然其後赴擧到葛院梦其兒則輒落自是
其兒漸長每梦已慣其面目援提戲笑若相欣然既覺已知其必
落心悪之移其宿處雖不宿葛院前却葛院數十里而宿輒梦之

又改其路由安城抵京每過嶌院相對處必夢之終無奈何還由大路行兒乃年長而冠既冠亦累見顔熟相親今行亦夢已料其必落忽登第莫知其所以今日來謁壯元宛然夢中顔面此誠異事科第得失豈非天哉

許相頊少時其婦翁爲安東府使許相往住甥館府使亦內夢一獅子從婿室中出化爲龍飛去許生少字獅子是時適有試士之令其婦翁令上京應擧許生年幼不文不欲往力勸送之至畿内秣馬酒店酒爐上有四六一卷問於主人答云朝者有一士子路置故追往數里不及而還許袖往入場既不能自製促繙閲其册果有科題一篇寫呈得第許性質實每歷歷自言其無文得第之由人多許其忠樸致位至左相

郭天擧槐山校生夜與其妻同室其妻睡中忽泣呼問之妻曰夢

有龍從天而降啣君坼屋而上是以泣天擧曰吾聞龍夢者得第奈我不文何朝起爲濯清洫出田間田在路傍有披襟急行者問之云 朝家新定別科方急告於嶺南県邑守令之子云云天擧歸語其妻曰夜來君有異夢今日忽聞科報而吾不識字言之奈何妻勸令入京天擧再三力辭妻力勸備盤纏以給天擧至京足未到 王城莫適所向入崇禮門至最初巷口即倉谷窮其洞而止下檐休憩於一舍門外其家人再三出見而去而已來言主人上舍邀之天擧入見其告赴擧而初到京無投足處之意主人遂令留與同入大抵主人李上舍以宿儒老場屋科其東人所製積成卷軸入場令天擧負而入使之歷考其冊中與科題同者天擧以校儒僅識其字遂考而識之李既製呈始搜之題同者數篇相似者亦多遂裁折篇呈一篇並參解額天擧大喜請歸曰吾歸而

優免軍役與及第何異李遜挽同入會試又用前法李見落而郭
登第天擧質樸不隱其跡遂自言其本末人以此推挽至奉正
外王父與從祖左相公同參壬寅發解宗室綾溪守彼來言公今
科兄弟必同登第忠正公曰何以知之綾溪曰已有先兆故我自
知之其後果聯璧登第綾溪來賀曰吾言果中矣公問之答曰室
婦嘗夢義禁府門外有嘯等兩條立於門前而兩等上皆刻龍頭
夢中問曰是誰家等有人答曰此是吏曹判書宅嘯等曰然則何
爲立此金吾門外答曰吏曹判書方兼判義禁故立此門仍俯首
視之兩等所刻龍頭皆化爲眞龍冲天而去云是時外曾祖無名
公方以冢宰兼判金吾夢兆之異寔先兆朕矣
古者科場試取之規惟文之工拙是辨士友隨其親戚知舊聚文
會謂之同接入場屋一接分隊同坐或時刻急促一人將未能及

時完篇則一坐同力累人各相遞擕如聯句即刻而篇成以一人名呈一券得捷如庭試謁聖及賜柑節製一接之人循序得中殆盡無餘盖盛代厚風也韓相國興一嘗於黃柑將赴擧其內曰單奴赴柴可也入場何為韓曰諸友請往何可不赴既入諸友皆曰今日當先除韓振甫諸人遂合成一篇得捷後至拜相貽代風流之義尚可想像今則喔咿紛競惟利是趍父子兄弟雖至四五六人亦皆各以其名呈券那得見此風哉但所謂試官無眼目冥行擿埴只取角數不知其何人何券得為撥網之珊瑚所以紛競日長士習日壞無非天之所使也

呂相國聖齊明經應擧時總入講席自帳內出講紙見其七書所出皆習誦之章無可奈何請起如廁試院之規請飲食則饋之請便旋則許之例也遂令軍卒領送呂相處坐廁上與軍卒問答閑

說話問卒之所居即其父所莅之縣也略與麟酢邑亭卒曰來時邑妓某付書使之尋傳於呂進士不知在何處呂相曰我乃呂進士遂取其書覽之卽其隨往時所眄妓也如是之際時刻漸遲試官使人視之歸言儒生手指一紙試官疑之遂改出他章呂相来見皆所習之章也遂登第

崔某官某身既絶短體尤羸弱相貌如不成人者有驟人目曾為內翰上番候仕下番〻〻潛嘲上番㐲覘也翰林李玄祚嘲侮有詩曰何物奇形院裡過　撻来瘦眼疑驚兎跳上層階似躍蛙手把飯匙如擧鼎口横烟竹若吹鑼平生至㤼吾初見始信今年厄會多後為嶺南伯冠玉簪貝纓着天翼上官初日妓有不勝笑回頭者軍官請罪之公笑曰以我之貌見此服其笑固宜不足㤼也何必罪之遂不問人稱雅量其後清使来東唐人有見者

云此人一眼視天一眼視地大貴相也後果大拜
姑夫養窩李公少日與一士友同硯年甲既同才華相將名滿一
世其後李公發軔正路早入為己之學謝迹世道恥以華藻自名
其士友以名家才子妙年登　朝雖不躁進手取青紫當如拾芥
而其人誤入秕身勳籍圖取將任一切以貪進無厭為士類所棄
每於養窩輒以舊情眷ゝ不已連致饋問妙餅珍物陸續便遣公
一無所用受而藏之弃閣而封之厥後其人敗亡妻子貧餓公盡
取其物易以錢貨畢歸其家蓋心絶之而跡不忍絶也仁人君子
用心之厚且勤如此李兄尚輔嘗言此事因自言兒時見其美餅
每津ゝ欲啖而終不許其後其餅味則皆腐而棄之云昔宋王黼
為相富貴熏赫家人輒投餘飯於溝中日ゝ白粲流出隣寺有僧収
其飯淘洗而乾之其數甚夥其後黼敗入獄家人飄散無饋飯者

阻飢將死其僧遂以乾飯更炊以饋之朝夕不絶鏞心感之問曰吾平日不曾知汝何爲相救於患難之中如此其勤也其僧咲曰此非貧道之飯乃相公家飯也人之禍福相因貧道其時見相公家暴殄天物如此已料其有今日淘洗而藏之玆爲來饋耳鏞嗟嘆不已與此事相類處富貴者知所當戒也

金監司夢臣爲海西伯時有居鄕遠族將過女婚來謁求助公曰汝貧甚誠悶然我何以多助第列錄婚具以來其人錄進公覽之而咲曰汝之所望零星此則足以治給押而與之其人悔其初不能多書錄中鋤子五柄添書十字翌日軍官來告曰帖子當盡給而鋤子五十柄猝難辦當召匠打造公使進帖子果五十柄其女壻崔洪川尚復少時侍坐微咲曰其十字昨日所無者也公但上下其五十字曰若難猝辦只給十五可也軍官出公責其壻曰汝

以年少遠大之兕邑為彰人之過柳某官某為湖南伯有一守令來謁曰營門題送一狀使給糴穀於親舊而抹改添書不踏印可疑故来告柳曰其狀安在其人出諸袖中而納之柳諦視之曰此事何可發依此給之兩人雅量亦相類

一自黨論傾奪之後一邊人之憤嫉一邊人已成痼弊如風聲鶴唳無不皆然雖大臣必去姓斥呼如奴隷以為常事外王父嘗言庚申後對趙光甫(持謙)言必稱稷大運吾正色責之曰其人之善不善姑舍勿論總經相戕其在尊 朝之道何可若是悖慢光甫欣然稱善言未已又不覺其稱稷大運言語習熟如此今日黨論比諸其時不啻十倍其時如此今日之事無足恠也

金溝士人金天瑞以至孝名御史方伯聞於 朝拜齋郎不就丙申余守高山時過金溝邑人多說其異蹟居憂時廬墓不離側行

饋奠於墓下烏鳶啣花苗及芥子苗飛過而落之遂種而極茂終
年摘取而供祀嘗臨祀而狗有將乳者孝子以言纏纏戒其狗曰
汝若乳則祭祀時將不潔汝須為我遠出山外而産雛俄而累日
不知去處過祀後啣其雛而來云葬其父母於全州地鸎谷驛負
不置守墓奴樵童牧豎皆曰金孝子墓何可犯遠跡不至云余遂
馳往尋見於邑東五里滿顔常帶慽容每語及其親悲辭戀戀且
言今年歲首夢見父母有所作詩詩語今年當死庶可歸侍於地
下語甚悲苦設數巵酒餅以待之歸後作書以謝是年冬果没可
異也畧致賻儀有一子寓居全州時時來見
淂良已已年前戶曹隷屬初与其兄各居一日淂良言於其妻曰
吾輩賤人無糊口之策兄弟各為曹役淂以傭直資生天明赴府
及暮而還逐日如此兄弟必同居然後庶可夜而相會晝而往役

人情生理可以幷行不悖即今兄弟各離則面亦稀何用家為遂
破其家産率妻子往赴其兄家同居焉雖下賤友愛如此外王父
判度支時得良以陪從傔人逐日來待公常曰我則兄弟各居未
能保同室之樂有愧於得良多矣

泰仁有孝子二人盧信達鄭義性皆無識平民信達忠朴質稟其
父母没後葬於相望之地一日一拜其墓風雨寒暑不廢雖有適
他之事拘於拜墓不能遠出云義性〻頗伶俐每夜必起先拜天
次拜君次拜其親祁寒暑雨不廢一生如一日前後國恤必聞即
賫粮奔哭于 闕下而歸因山時亦赴 陵下人或以為好名許
信達而少義性云

李益三臨陂鄉吏也事母孝居恒减其妻衣食之奉盡誠無遺自
官退食或有美味登盤請其母曰已先進乎母曰已食則喜曰未

食則功詈其妻曰旣得美味何不進于母而進于我冬夏換節時
妻以新衣進必察母身或尙着舊衣責其妻少不容貸或至數月
不相見以故渠身雖長在官门鮮能在家妻之所以奉其母極謹
且誠無敢慢忽夫士之讀古人書者亦或有爲妻所持不能善事
其親者其視此能無愧乎盖三之父亦有至行以孝旌閭盖傳家
之孝也隣邑亦莫不稱以孝子余親友有爲余言者
孝後種淸州水軍信義着於鄕里隣有士夫哀其隷於賤役欲抵
水使而免之後種聞之一日來謁曰聞公欲恳水使免我軍役然
否士夫曰然後種曰不可爲也吾爲此來謁而欲止之願公勿爲
也國家設軍如我年富力强之人若圖免則何以充軍額况我小
民不可以無役仍力撓不免年今六十應役不怠其父之弟有爲
居士者老病無妻子後種奉致其家善養無懈其人久病便液不

桀後種每自持其廁褕浣濯溪邊村人過見之曰何不令婦女洗
之親自濯之後種曰吾妻以別人義合恐無骨肉之情若或心穢
而强為之則非誠心奉養之意故親自為之耳其嘗傭人十斗麥
秋來計其直是年麥貴而稻賤故為二十五斗償者貧不能盡備
先以稻二十斗來償後種自外來聞之而驚曰麥惡稻美今受十
斗稻亦過矣乃以十斗麥受二十五斗稻是何言也因懸乞其父
只受十斗償者曰若除欠數五斗則足矣後種力言不已其父從
之只受十斗後種少以造笠為業其父輒賣於市一日忽然撤業
不造其父問之訴於隣士夫曰吾子造笠無端斷手請治之士夫
招問之荅曰小人造笠而父輒賣於市賣買而欲受準價人之常
情爭價之際或為强暴者所詬辱則此以吾手貽辱於吾父且無
他業可以養親者則亦何敢廢今力農而養之故撤之耳嘗遇旱

僅壅溝洫而儲水移秧是夜村人決水灌其畝其父怒呼而辱之後種力諫曰欲灌其畝人之常情其畝在吾田之上雖欲決得乎況今既決之後不可遲上詣人何為後種隣居親友為余言

李舒川萬枚為都摠都事時同僚都事曾於丙子胡亂與其妻同被虜於胡人其妻則為胡妻渠則為胡人奴胡人惑於其妻專委家事其妻日日攘銀一錢以給其夫曰若聚此銀可贖居身君須贖回舊國吾家兄弟必以舊家產業分析及我君須取以周旋贖我以歸我既失身還家只為貽辱當到鴨綠自決埋骨於我國足矣我既與君夫婦之義既絕尚何望其贖還只以此贖君之恩贖我可也其後迺曰聚銀至數三千金援於隣居老嫗令老嫗贖其身而歸傳其言於妻之兄弟哀乞析產其人以其財取妻買家善居生而終不贖來可謂負心人舒川之姪李生師益為余言

丙子胡亂松都商賈之妻有被擄者商賈失妻號呼喪性聚銀入
瀋妻爲馬將軍所畜商賈持銀盤問於東人之隣居被擄者答云
汝妻爲馬所寵萬無贖還之理汝徒死耳急歸其人猶不能忘願
見其面隣人云深藏不出此事至難但將軍每飮子夜水信其女
夜半必令其女取水汝潛伏其垣或可一見是危道也其人不勝
悄伏園中夜半其妻果至就執其手則無言即入去少焉復出以
小包授之曰我雖無常失身胡虜亦有一端心腸人旣憐我以至
於此心豈恝然萬無脫身之路若欲歸則禍必及君須持此歸國
買妾則當得勝我者三人千萬保重急歸勿遲但恐有追騎急往
炊飯於村舍可喫三日者賫進仍手指越邊山頂曰彼頂有石窟
潛伏其處三日而出去則可免矣商賈如其言急炊飯伏於石窟
中翌朝其妻自經於園中所分之處馬大驚以爲朝鮮人來數弃

搜索三日乃止其人始出云

成男者廣州注橋居民生而有膂力當丙子胡亂一村人皆乘船避亂於海島以無食時或往來所居村取粮而去一日諸人到村落適無胡人之來返者狃而不即返相炊飯烟生胡騎望見來逼諸人驚惶走到船所其間潮生船泛即丈許諸人到水邊望見胡騎彎弓追至無由入船頓足長號成男亦在其中勿論長少手揩全軀擲諸船屋上畢澡自躍身入船獨自搖櫓而去小須胡至水涯以箭遙指而笑亦不相射而歸其後成男適更下陸被執於虜人至廣州沙斤川虜人反接以牛皮束其兩拇指〻端懸一鐵釘夜則揷其鐵釘於地有一士夫家未笄女亦被執與成男縛倒一處夜深胡人爛宿其女謂成男曰汝將死矣成男曰何以知之女曰向聞胡人言適得壯士當為天祭云〻必是殺而祭之也成男遂

聳身援其鉄釘令其女齒嚙其束指牛皮〻湿指脫遂解其女背負而逃隱身林藪而得活其女以為我雖士族既被汝救而得活且我以身托汝背而行肥肉相接義不可他適遂為其妻偕老而終身口不言其氏族居住云安山隣居李生師益為余言曰其叔母李祥原夫人即注橋崔水使克泰妹也亦親見其人固問其來歷但云初不能死辱身下賤露其蹤跡只為貽辱祖先而已言之何為終不荅云

李都事邦榮尹相承勲甥姪有一女而沒其女病篤一日都事之內夢傳言尹政丞來儀而尹相入坐又有一少年士人對坐尹相曰吾甥沒而只有一女今病而危其嗣將絶願為我特寬其命少年曰有所受命不敢自擅尹相曰然則吾家奴僕多在海西以延安白川奴婢四十口贖此一命何如少年曰若代命謹如教尹相

乃書奴婢名四十口授少年又以一本給都事之内遂起去自此
女病漸瘳其家異之急送人問之奴婢老少四十口旬月之内皆
以疫化去此事頗涉荒誕而其後孫有爲余言者
李監司泰淵牧隱少子提學種學之裔也少時夢一老人自言我
乃汝之牧隱先祖吾嘗愛小子種學今子孫失其墓樵牧不禁吾
甚傷之汝須求訪其墓可也李公夢中不覺拜手致敬曰雖欲求
之其道何由老人曰汝求吾文可知遂驚覺怳然莫知其何謂考
諸牧隱文集亦無可徵每逢嶺南人輒問牧隱逸文有處有一士
人言嶺南某邑某家有若干遺文云而無緣取覽適出爲公山縣
監委送人求來詳閱其中有提學公墓表云墓在兎山地某里始
信其夢之非虛還朝之後以玉堂言事坐罷乘閒亟往兎山徊徨
境内村閭茫然無涯畔暮宿一村盤問其主人曰此近地或有古

塚流傳古塚相墳墓所址者否其人曰吾家後麓前曾有古塚公
宿留採問於村民其墓初有表石以其陰記中多錄墓田所在故
村人抉而埋之盜其田云遂訪其埋處掘出於墓前尋丈下水田
中字畫宛然可考遂置墓奴而守之修其香火收隱之田今三百
有餘年而精魄之不爽如此古之名賢其受天地精英之氣能以
身為天地之綱常義烈之氣凜然如生此其所以千百年魂氣不
散者歟李監司外孫李子餘慶遠為余言

李監司萬稷為臨陂縣令時一日晝寢下吏來言左水使入縣心
中以為此縣非左水使之管屬焉為入來儀而旄麾騶導喧然入
來水使入坐仍即夢覺數日後有一人自言潘水使之外孫而潘
水使墓在咸悅地有墓田在臨陂者為民所失呈于巡營到付李
公思其夢而異之為之推給仍詳加盤問即是外家先代遂往拜

其墓〻皆蕪沒爲之修改仍得幽誌果是全羅左水使其子孫亦
初未知其爲左水使此時始知云李子餘於李監司爲舅甥故親
聞於其舅而爲余言

李完豊曙自曾祖以下三代墓皆在楊州松山完豊少時省墓仍
入坐丙舍午睡忽夢一老人来言我乃汝之曾祖汝須急歸不然
當有大禍李公昏憊未即覺悟又有一老人来言我乃汝之祖父
汝宜急去不然當有大禍俄而其父忽至又言如是蓋李公未及
逮事其曾祖与祖父故夢中不能省識其顔面及見其父来言忽
然驚悟適借騎能走馬遂急起登馬疾馳出洞忽聞背後有聲大
鬧如雷掀動山岳回首見之有鬼物隨来其狀兇獰其長竟天掀
天動地而来殆可追及李公躍馬疾驅而来比及関王庙而不見
李子餘聞於其後孫李世馨而言之鬼物能前知亦能嘗試有氣

睨之人沂川洪相國命耈徵時居韶州遺癘熱盛將死昏〻中臣
外有人髙聲大言曰斯速捉出有鬼卒開户瞰視者數三忽厲聲
曰彼洪相國我何能捉出又閉之公聞其聲寒戰退熱李相國狩
遠少時飲於友人家歸而醉卧路傍昏倒有數鬼相与舉其四體
而戴之呼曰李政丞老爺往矣遂入置市肆中咸與官舍素以多
鬼魅稱藥泉南公為北伯時或掛所着襌樹上一日南公出門時
鬼忽以手批其頰有聲砉然南公却立正色厲聲曰我受　君命
為一道之主鬼物何敢犯乎遂寂然
敦義门外有一士人適以親病為見醫凌晨入城至鐵營橋畔有
一崇宰乘軒過去騶導甚盛士人避入矮巷宰使人傳呼曰有所
欲言者請旋馬出來士人依其言來見駐馬對話宰曰我有欲奉
告者謹此奉邀我乃此门内居朴貳相素立吾死僅一朞今日即

吾亾日見輩以小祥設酒食故來飲而歸有欲傳於家人者願爲我致於吾家仍以油紙包裹一枚授之曰幸言於吾家人傳于第二子婦士人始知其鬼惝怳但唯唯而受之行色雖忙不得已迺進其家請見棘人門者以爲主人纔過小祥始闔門號擗之餘未暇接客不敢通士人曰有急事宜速告棘人不得已出見士人曰今日之事有絶異者雖知喪事未畢而着急請見不侔平日未曾拜於先老爺亦不知今日之爲朞祥儀者路傍逢着事極恠異故雖以親癠見醫切急之行不得不來告仍具道其狀士人初受包裹而心焉怵駭不曾坼見至此直以包裹傳之且言傳小婦之語棘人驚呼坼閱伸紙裹藥果一枚金鰒一箇又以油紙小片裹一珠神座未撤故即入審之油果鰒魚皆祭需中挾去痕隙猶在油紙即床上所鋪截去者珠則飯含時適缺一珠索於家中適在於

小子婦而少婦始有難意竟出而用之云尹靈山天復聞於士人
之子孫而傳之金寢郎灝行云

李持平彥著死後其內弟金侍直盛益夢李盛騶從若將奉使遠
行者然金愴甚李慰勉之因吟一絕曰華表春殘別鶴迴石潭流
玉古槐催輪環一夢吾先覺紫府清遊爾莫哀金亦和之云華盖
翩翩鶴影迴如風如雨我心摧西天世界君休說白首人間是可
哀白首盖指李有老親也金承旨盛迪言于尹注書明佐三十年
前為余言之

尹監司安國水路朝天溺不返一日其家人見尹盛騶從整冠服
自外馳來入門家人莫不歡欣迎拜尹即下馬入祠堂皆以為將
拜廟既入寂然無所見騶者入門騶從了無一物其後遂入些內
房架上聲音宛如平日而無所見自言船破溺沒因在室中架上

有時發言如平日或言未来休咎及婢僕作奸皆奇中至以言語授書其子如常云此是西溪朴公外祖李參判正臣以西溪門徒聞而傳之蓋其精氣過人猝然漂沒不即消滅有此異亦非理之所必無者而但神道以靜爲常雜糅於人而見形聞聲似失其常其後子孫寖微亦其應耶識理者當詳之

韓時覺畫師也有寺僧以重價購畫三界佛幀時覺畫幀下所謂地獄入於刀山劍海者入於剉燒舂磨者皆畫僧人畫畢付僧僧覽之大驚曰地獄中皆是僧人是何故也時覺曰吾意既是佛幀則當畫僧佛故然耳僧曰此不可用將若之何時覺曰事已至此誠無奈何汝須更具半價以來吾當備其半價更求綃彩畫之僧不得已又給半價時覺遂以墨抹其僧頭補以改造而給之人之聞者皆以爲地獄誠有之此人當入云

錦陽都尉朴公瀰善知馬一日適駕出路遇一黄馬令從人携至家見之背曲如山瘦骨稜層直是一玄黃駑駘耳仍問曰汝可賣此否其人答曰我以人奴駈馬而已不敢知買賣耳公令給如屋犍馬又令擇一健載馬以給其人驚曰此一犍馬亦足以當倍價犍馬何爲公笑曰雖給此兩馬未足以當其半價汝何知須取去俄而有一禁軍踵门告曰村巷居賤品公有非常之賜而奴也迷甚受來不敢留住來謁奉納耳公召見之具言此馬即曠世逸足汝不自知故爾若知之今此所給不足當千百之一矣其人曰前頭成才後事所不敢知有初買之價即此一健馬亦足倍蓰其價犍馬此不敢受公責曰勿論其價之多少貴人所賜汝何敢辭迫令取去令厩人善養之居數月馬肥大如象鉄蹄鈴目神駿動人公每朝請檐輿隷馬滿路生輝錦陽家曲背馬大鬧一世光海朝

公乘灵光馬沒入宮光海甚愛之每騁於闕中喜其馳驟一日命屏去御者自騎突於後苑馬忽横逸光海墜地重傷馬遂奔逬突出疾如飛電人不敢近歷盡闕中千門奮迅咆哮飄瞥如箭已失其去處追者十百為羣至江上而馬先已游水渡去莫知所向矣朴公在謫中一日黄昏閑坐舍後竹林中忽有馬嘶聲使人取見之即曲背馬也背有御鞍而韁纓鐙絡皆盡只有木韉在耳公大驚曰此馬入禁中今忽逃来邏捕遽覓難以牽納若或中路更逸則邏難尋踪如此而聲聞一播又添罪案遂命一隸掘地窟藏焉公親加教誨曰汝能一日千里来尋舊主畜物之神者我有言汝豈不聞汝既脱身奔逸已有罪又還我家將增我罪今無他計欲沒汝踪跡藏汝軀養汝口以終汝命汝若有知其勿喊嘶使外人知也令知其事者一人飼之馬遂寂然無一聲居歲餘一日忽擧

首長鳴聲振山岳播聞數里公大驚曰此馬不鳴久矣忽然如此
大聲必有事也俄而　仁祖反正之報至即其日也公遂蒙放還
朝乘之如舊其後有一使臣往瀋陽發既久渡江只隔一日而廟
堂始覺咨文中有可改文字諸議皆以為非此馬不可及事甚緊
重　仁廟問公公對曰國家重務臣子身命亦不惜馬何足言乎
仍言於騎去人曰此馬到灣後慎勿喂絕不與水蒭直懸之數晝
夜待其休息氣定後饋之可活不然馬必死矣其人領之而去翌
日未暮達義州直入納公牒仍昏倒氣塞不能言急灌藥救活之
際人見其所乘是錦陽宮曲背馬遂喂以蒭豆馬即死云
海西有驛馬所許騎者只是使星及士大夫若[illegible]初不
許乘乘則必騰躍墜之曾於勅行時入把於鄭命壽馬遂逸出奔
迸於大野中墜鄭虜於溝壑幾死以此大生變於勅行其後驛人

畏而斥賣海州牧羅公星斗嗟嘆曰此馬雖畜物過於人遠矣遂
買置家中而下人奴僕不敢生意騎之況是醫官地師不能率來
每以為苦其後羅公喪後馬遂長鳴不食七日而死其孫羅明村
良佐命厚葬之明村之子濟云

蔡湖洲裕後曾有一馬不許騎下賤每於田還空騎時奴僕不敢
騎一日湖洲赴直奴於歸路暫騎至路傍墻下以背負墻隤突奴
未及下矣死大凡畜物之性剛柔善惡自別口雖不言其心則瞭
然明識者多矣

李寧邊某娶後妻於忠州其家有白馬産駒〻亦白而耳後有毛
文如金環雙環相對每來卧於新郎所居囪外寧邊常借騎牝馬
而行其駒必先其母而行遇岐路則輒立而待其母有一驛人過
而迎謁請執鞚而行仍請買其駒寧邊曰此非吾馬何可賣之行

千餘里驛人曰為買此駒而来今不可得然吾相馬多矣未有如
此駒者當為天下名馬寧邊遽請於婦翁取而喂之其齒僅三歲
壯健可騎寧邊常騎入京歸時只持麤飲單騎馳来道間兒童或
指之曰此馬如行空中足不踏地可異也自京曉發行三百餘里
抵家猶未暮其後寧邊常一騎出田疇馬忽横逸奔突曠野返噬
其主幾死農人羣聚救之而得免自其後維縶不敢騎咆哮不已
人不敢近隣居李斅孫某有妾子浚登武科武人新登科戍邊例
也浚往謁寧邊請買其馬寧邊曰吾為此馬所噬已成病人今不
可騎賣之何難但此馬甚悪汝可制則取之雖然此絶世名馬其
價不可太小常木七百五十疋持来浚如其言買之其奴有善御
者与共牽出以其人不敢近故遠立而飼之瘦骨如山猶能咆哮
僅能箝制浚自騎馳驟於廣野終日始少挫出戍還遣丙子乱送

其家屬於山谷欲身自從軍忠清兵使監司皆進軍戲向沃追謁
監司具道其從軍之意監司鄭公世規奇之使留麾下沃曰吾家
在兵使營下鎭下戰矣宜從兵使監司發閑兵使而留之監司戰
敗沃屢中虜矢墜在積屍中沃中矢稍下故能不死開眼呼其馬
馬至沃曰吾重傷將死不能起身騎汝奈何馬遂跪於身邊遂作
氣登馬〻遂起緩行良久漸馳不知行幾里忽聞犬吠聲馬竦身
傾耳而聽遂尋其吠聲而至立於一村庄門前沃伏於馬上但呼
曰活人有一人着毛冠散步庭畔遥問深夜何人到此沃曰我乃
險川敗陣將士中虜矢到此願活我其人曰險川之戰當敗而敗
乎汝輩宜死仍盤桓入去忽然問曰汝何在沃曰家在清州其人
曰汝在清州則距松谷幾何沃曰我固松谷人也其人曰汝知李
蔚孫乎沃曰即吾父也其人曰李蔚孫之子何事為軍赴戰汝畢

是李蔚珎之子則能知李蔚珎生年月日乎李蔚珎身上有何標
跡浹曰吾父生於某年月日左乳下有赤點人豈有非其父而謂
之父者乎其人遂開門親自抱扶置於內房令其妻子盡誠救療
浹心怪之問曰不有雅分而臨急相救至此之勤何也其人曰吾
有當救之事故救之問亦何為浹固問之其人曰此事甚異汝着
吾項遂披其襟而示之項有刀痕狼藉仍曰丁卯胡乱我受胡刃
伏於道李蔚珎過見而憐之諦視之猶有縷喘解帶繫髻懸於背
載於所騎馬徒步駈馬至其家至誠救活遂至今日今汝又遭吾
患不期至此〻殆汝父不昧之灵送汝於吾〻安得不盡誠如此
其後浹隨　孝廟入瀋陽胡汗見其馬奇而留之　孝廟還渡鴨
江坐統軍亭望見胡地曰彼来者李浹馬乎諸人望而無見　孝
廟曰其大如鼠俄而曰如猫又小頃曰今已如狗汝輩豈不見乎

坐中人終無見者少焉又曰今玆可見人之見者始曰如蟻始知
天日之表眼力異於凡人吳門白馬非虛語也少頃馬果至浮江
而渡浹恐馬悍杷已請隱身　孝廟令浹入室仍命開門納馬馬
泛逸飛揚浹投其衣馬含衣踴躍浹請勿維縶待其自定遂持還
孝廟登極後納于內廐廐　諸馬皆不食俛首踧踖養之太僕太
僕亦如之不得已還給浹其後更納之又如是凡三納而皆然其
後浹家遭家變因繫獄旣具將死浹之妻語其馬曰吾夫以至冤
將死汝能相救否遂騎而入京鳴冤淸州距京三百餘里而西日
能往還及歸城門閉馬遂踰城傳其反案浹乃得活馬之神駿者
能如此浹之孫及近地人至今傳之
柳定山忠傑於　仁廟爲姑夫又有甘盤之舊而定山性嚴急
仁廟兒時屢受其棰撻龍興屢擬仕寘終嶄　黜晩年遂敎有曰

柳某年少時剛強之氣今日少挫否始擬宣山受黜蓋少日習知其峻急險陂之性有妨於牧民之職待其年衰氣挫而用之 聖主不以私恩害公而憂民擇官之意可見宜乎中興之後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濈濈然有太平氣象也

柳爀然為水原府使時其叔父柳宣山忠傑行過境内水原地近京洛民俗悍惡本以亞鄉名見客至無不閉門牢閉宣山道門呼喝人皆堅拒不納遍一村終不得入是時積雪嚴冬日已曛黑匹馬单僮徊徨歧路遂下坐山阿怒罵曰府使善理則民習豈至此乎因呼小奚曰汝急往水原府使來民之聞者皆以為狂客其村去官門近十里俄而爀然疾馳而來宣山大咆喝拿入毀罪爀然悚息俯伏聽命懇請奉入官衙宣山曰我豈敢入賢太守善治之邑乎仍憤然不顧深夜跨馬而去爀然無可奈何自夜至午盡刑

一村民而歸其後民頗懲戢惡習少悛云
柳定山常与其子柳連山偶然赴人宴席聞連山唱曲之聲潸然
淚下坐客怪問之答曰聞兒子歌聲非久當死是以泣耳其後旬
餘連山果病沒云未知其氣之將盡聲有急迫斷續之異人得以
知之否抑亦至情所在自有感通之理乎未可知也
鄭坡州赫先常自謂有麻衣之術或中或不中己酉其子鄭叅判
錫三以使价赴燕署其弟錫百爲裨同往余內弟尹文化尚衡遇
於店舍問曰叅判年少三郎儒士何爲冒寒遠送異域乎坡州曰
叅判年壽已訖非久當死恐或歿於異域故並送少子使治其喪
云〻余聞之曰是誠有術者自信其能之弊曷爲先發不祥之言
哉未幾兩子善返不數月叅判徃赴國葬忽以急病一夜之間歿
於昌陵店舍可異也

李咸判書溟之孫少不學落拓於俠邪間嘗書刺自稱新增曰者
李咸往謁於鄭吾興〻〻副提學百昌之子少以蕩子橫行閭里
為曰字之魁人稱鄭都令國俗目少年之豪橫者為曰者故云吾
興見其刺發怒拿入捽曳於庭曰吾少時習氣悔之無及汝以縉
紳家少年子弟新增曰者何名也遂笞之咸之放浪雖如此能精
通相術嘗壁見外王父於稠坐語人曰此誠名相但其膝下之慽
何忍自堪其後一如其言壯長子女五人連歿於膝下咸嘗往見
具某官文治方晝寢上堂熟視而去語人曰具某將死矣見其晝
睡直是卧了一僵屍耳未幾果云云
德原令善奕棋以國手名一日有人繫馬於庭納拜令問為誰對
曰以鄉軍上番平生喜奕棋聞老爺稱國手願一對局令欣然許
之其人曰對局不可不賭老爺落則願繕番粮小的見屈則平生有

馬癖彼繫者良馬願納之令亦許之既卒一局輸一家又一局又輸一家其人遂納其馬令笑曰吾戲耳豈受汝馬其人曰老爺以小的為食言人耶仍留而辭去令不得已留養過二朔其人復来言下番將歸乞更對一局請賭還其馬令許之連着數局頻不可及令驚駭曰汝非吾敵手給其馬曰初何為見屈其人笑曰某性愛馬立番在京馬無可托將必瘦矣故敢以小技欺公耳令恨其見欺而無如之何令嘗江居永日閑在有僧忽拜於庭曰聞老爺善棋貧道亦粗解此技願与對局令欣然許之對坐投棋翩〻如雹散僧忽落一子令不能解潛心求索良久僧斂手請辭曰行色甚忙不可久住令沈潛默契如痴如醉久不能答僧遂拜而辭去久乃恍然擊節曰何處僧乃爾能見三十八手〻擊棋局擧眼視之僧已去矣問傍人曰僧何在答曰向者其僧屢告辭老爺不答

故去已久矣去時以筆書於門扇而去尋見之書曰這般碁乃謂碁耶云令之子見擄於清虜綾原大君以使价赴燕飲餞西郊令在座大君令庾贇弘對局曰庾每以令之不與敵對為慨恨今日庾若見屈則出財贖還德原之子令若見屈則降其損格與為敵對可也庾亦欣然從之蓋德原令以屡朝國手年已耆艾庾贇弘年少善奕自以為裕与相敵而令終不肯許其降格每對輒輸庾每快快不服且以譯舌饒財故大君之言如此而庾亦所自願者令遂盥手洗眼露腕危坐平日只降一格今日令損四子庾亦從之對數局連捷三倍庾遂贖還其子令自此眼昏廢棋云